



这一片大海滩

杨显惠著

这一片大海滩

百家出版社

封面设计：单 良

这一片大海滩

杨显惠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5,000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576-158-2/I·58

定价：4.00 元

奉 献

——《萌芽丛书》新一辑总序

曹 阳

有人向生活贪得无厌地索取；有人向生活赤诚无私地奉献。

对文学怀着赤子之心的年轻作家们，向人民源源涌地奉献着自己的新作品。《萌芽》月刊复刊十年来，发表了他们各类文学作品逾一千五百万字。三千多名作者中间，有六十四名佼佼者已在已办的六届“萌芽文学奖”评选活动中获奖。其中的彭见明、刘舰平并同时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曹明华荣获全国散文(集)奖。

六十四名获奖青年作家，绝大多数没有出版过第一本书。可是，他们的作品不仅在《萌芽》的作者群中出类拔萃，就是在全国的青年作家群中也是一支成绩斐然、潜力深厚的生力军。

生活似乎常常过于严酷；赤诚无私的奉献者们的第一本书千呼万唤不出来，而厚颜无耻的索取者们的低劣图书却充斥于市。毋庸讳言，这里既有当前国民经济困难的客观原因，也有人为的种种因素，造成出好书难的困境。

“患难见真情”。“患难”确乎是一面明镜，常常可以比平

时更清晰地照见各种人的嘴脸。君不见发国难财者有之，两袖清风者有之；丧天害理者有之，正道热肠者有之；玩弄文学者有之，献身文学者也有之……。“患难”对于一切善良、正直的奉献者来说，还会产生一种非常的凝聚力。他们一旦相遇，肝胆相照，相濡以沫；便会团结起来，冲破束缚和困难，创造出巨大的成绩以至奇迹来。这已经被人类自己的奋斗史所证明。

在“出书难”困境面前的作家们，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蜕化成为堕落文人呢，还是坚持当一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作家？一切真正热爱文学事业的青年作家们，作出了对人民忠贞不渝的旦旦信誓。他们是日见复杂的文学队伍中最有生气、最有前途的部份。他们是文学战线上一群最可爱的奉献者。

最关心这一群奉献者的，是他们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和鉴赏者——满腔热忱却钱囊羞涩的责任编辑们。《萌芽》的编辑们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在文学道路上艰苦跋涉的年轻作家们，念念不忘要帮助他们实现出版第一本书的渴望。许多编辑同志把自己出书的要求置诸脑后，却四出奔走呼吁，力争克服种种困难，恢复出版《萌芽丛书》。这里跳动着编辑们的赤子之心，热望对奉献者们作出自己的奉献。

出书难，出《萌芽丛书》更难的信息，传播到任务繁忙的经济战线，震动了许多有识之士。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企业家们，立即伸出热情相助的手来，支持萌芽杂志社成立了董事会，成为《萌芽》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力促《萌芽丛书》恢复出版，使《萌芽》名符其实地贯彻实现庄严的办刊宗旨；继承鲁迅先生办《萌芽》的传统，在文学战线上造成大群新战士。这里

也跳动着企业家们的赤子之心；热望对文学战线上的奉献者们作出自己的奉献。

百家出版社的编辑们，和《萌芽》的编辑们，跳动着同样的脉搏，对青年作家们怀着同样的热忱，最终促成了《萌芽丛书》新一辑的出版。

《萌芽丛书》新一辑八本新书，定于一九九〇年十月前后问世。其中包括五本小说集、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一本评论集。作者全都是历届“萌芽文学奖”的获得者；集子都是他们的第一本书。

这是对于奉献者们的奉献。

这是奉献者们对祖国、人民以至人类文明的奉献。

这是作家、编辑、企业家中的奉献者们，凝聚起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创造出好书新成果的一声呐喊！它在我们的奋斗史上将建树起一座纪念碑。

在等待广大读者和文学界对《萌芽丛书》新一辑的八本新书作出客观评论之前，对于这一令人热泪盈眶的奉献，我受《萌芽》编辑同人们的嘱咐，记下这一段难忘的历程，但愿作为一面镜子留存世间，并权充总序。

一九九〇年六月写于上海

目 录

爷爷·孙子·海	1
爷爷,我自己下海	16
海上,远方的雷声	35
这一片大海滩	67
妈妈告诉我	93
我心中的芨芨草	99
朋友的妈妈告诉我	110
感恩	115
野马滩	120
黑戈壁	154
刻在河西的土地上	230
呵!疏勒河	252
在沙漠边缘	268

爷爷·孙子·海

半夜两点钟，耿汉老爷子又下海了。带着他的孙子海柱。

走下海堤，老爷子轻轻地叫了一声“哟”！脚下是一片泥滩，赤脚板踩进去半尺深，冰凉刺骨。一时间老爷子怔住了。

“爷爷，你别去啦！”海柱从后边扶住他。老爷子昨天在海里跌了一跤——踩在鬼螃蟹窝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脚踝都肿了。

“啰嗦啥！走！”老爷子生气地说，抖抖索索扶正扛在肩头的抢网^①，倒换着拔出泥脚往前走。他的花白的山羊胡子在海风中抖动着。

海柱不说话了，颠了颠脊背上用抄子^②柄担着的筐箩和挂子^③紧紧跟上。象刀切过一样，天空一半暗一半明。明的那边，阴历九月十七的月亮把它银白色的光辉洒在海面上。大海刚刚开始退潮，裸露出来的海滩和闪着波光的海面的交

① 冀东沿海下小海的渔民把捕蟹称为抢蟹，抢蟹用的网叫抢网。

② 抄子，从网里舀起捕鱼虾的工具。

③ 挂子，捕鱼用的带杈的网，宽约二尺，长约一百五十尺。

界线十分清楚。海浪留在岸边的白色泡沫断断续续地在黑色的海滩上伸出去好远好远。海滩上没有人影——那些身强力壮的渔民还没动身呢。渔铺^①上静悄悄的。只有他俩的脚踩进泥里又拔出来发出的呱呱呱呱的响声和海水退潮的喧嚣声。

“东南风。”老爷子望着夜空说。

“嗯，东南风。”海柱应和道。

风不大，但十分潮湿、寒冷。他们身上的旧棉袄、夹裤早被风吹透，身体筛糠般地哆嗦，很快，他们就撵上了潮水，踩着浪花前进。四只脚踢起的水花在身旁飞溅。

“下挂子！”到了齐腰深的海里，老爷子说。

“全下？”海柱看着老爷子问。

“那还留着？”老爷子好象还在生气，几个月来不都是这么干的：退潮时下挂子挂鱼，到了深海里抢螃蟹，涨潮后再挂鱼，随着潮水上岸，有什么可问的！

海柱一声不响，把筐箩放在海面上，用一条绳子系在腰里拖着，然后从里边拿出挂子抖开，一条接一条投进海里，斜着走开去。筐箩在他身后的海面上一跳一跳的。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最后从老爷子的视线里消失了。

“爷爷！你在那一头，我捡鱼！”朦朦胧胧的海面上传来海柱的叫唤声。

“噢——”老爷子拖长声音回答，把抢网扔进海里用一条细绳拖着走——这比扛在肩上省力。

“海柱！海……柱……”走了几步他喊。

“哎！爷爷！”海柱答应着，急急地跑回来。两只胳膊举在

^① 下海的人们在海岸上修建的窝棚群，供捕鱼期居住。

空中划动着，腰部碰得海水哗哗响。“咋的啦？爷爷。”

“不咋的。”老爷子等他快到跟前，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捏了捏，又挪到脸上摸着，端详着，“冷吗？海柱？”

“爷爷！”海柱被老爷子这种亲昵的举动弄得很不自在，把他的手拉下来。“我是怕你……。”

“不冷，我不冷！把筐箩给我！”老爷子大声说。

“我捡嘛！你跟着走就中了！”海柱粗声粗气地说。

“好，你捡你捡……。”老爷子妥协地说。可是他刚刚把拖着抢网的绳子系在腰上，就说：“把抄子给我！”

“爷爷！你——”

“鱼！一条大鱼——白眼！”

“哪儿？”海柱瞪着朦朦胧胧的海面。

“那不！白花花的！”老爷子六十岁了，眼睛很明亮，鱼粘在挂子上挣扎时溅起的水花都能看见。

“我逮我逮！噢——”海柱大喊大叫地跑过去。下海都半年了，他只逮住过一斤多重的白眼。这种鱼，深秋里才往浅滩上游。

但是，他没逮住。鱼很大，五、六斤重，插三指的网眼，仅仅钻进半截头。他一抄子下去没抄着，白眼啪啦一声挣破网跑了。网上面盆大一个窟窿。搅起的水花溅湿了他的棉袄、帽子和面庞。

“爷爷！”他懊恼地用抄子拍打水面。

“跑就跑了。”老爷子安慰他，心里也十分惋惜，“轻轻地提，抄子要快、要准。”

当第二条白眼粘在挂子上的时候，老爷子拿着抄子走过去。他轻轻地走，尽量不溅起水花，慢慢地将挂子提起来，动

作柔和而轻快。挂子象是随着海浪自然浮动一样，露出水面，白眼也温顺地游出水面。这时，他猛地从后边抄下去，连鱼带网一起抄离水面。鱼真大，半截在抄子里，半截在外边，剧烈地挣扎。老爷子连抄子带鱼捂在胸脯上。

“爷爷，能卖七八块钱！”海柱高兴得嗓门都变调了，手也不利索了，好不容易才把鱼装进一个很深的网兜，再放进筐箩里。

“不卖！不卖！咱们自己吃！带回家吃！”

他们的家在渤海湾上，一个半渔半农的小村子。原先，村里有两条破帆船，有捕鱼的，也有种田的。“大办农业”的日子里，不知怎么的船就拆了，船板盖了拖拉机房。结果呢，全村的人都在盐碱地上匍匐，怎么也填不饱肚子。今春上政策变了，老爷子种上责任田之后，就带着海柱下海了。“明年要盖三间大瓦房！”他雄心勃勃地向全家宣布。他们在海堤上挖了个炕席大的坑，盖上秫米秸，抹上泥，住在这里吃在这里，春天抠蚰子，夏天捡蛤蜊，入秋以来挂鱼抢螃蟹，风雨无阻，头疼脑热也不歇息。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下海。昨天晚上吃过饭以后，他们在熄灭了的灶火旁坐了好久，谈论包产到户，谈论下海，谈论他们一年来的收获。“回家！”老爷子突然决定。老伴儿在家里存着的加上他腰包里现在装的，他们已经挣够二千元了，该回家张罗买木头买砖的事了。再说，天也冷得不行了，能卖钱的大螃蟹已经向深海撤退了。他们希望今天能挂到几条白眼、抢到一些螃蟹，带回家去吃。半年来，他们把所有捕到的海货都卖给了骑着自行车往城镇上捣腾的小贩——和他们讲价钱、争份量，老爷子没有捎一条鱼、一只螃蟹给在家里泥里

滚、水里爬的老伴儿和儿媳妇。他们自己下海，也是就着咸萝卜干吃秫米面饼。

不冷了。刚下海那种刺心的寒冷已经从身上消失。老爷子越来越精神，来来回回巡视挂子，一步一步随着潮水走向大海深处。

突然，挂子绷紧了，象是挂住了一条大鱼，白色硬塑料的一串浮子沉入水中。黑暗里传来海柱愤怒得象小公鸡似的嘎哑的吼叫声，“钻网！爷爷！挂子沾上啦！”

“起……起挂子！”

老爷子心疼地喊叫。他的腿碰到了一种网状的东西。他急急忙忙地把挂子从钻网和固定钻网的木棍上摘下来。“海柱，你干啥啦！”他向海柱走去。看见海柱正弯着腰从海里捞起一把什么东西抛向身后。

“爷爷，它把咱们挂子挂烂啦！”海柱说着又在水里摸索，连拉带拽拔出一根木棍。

“插上，你给我插上……”老爷子大喊大叫地冲过去，一把将海柱拉了个趔趄。“你怎么能这么做？坏蛋！你挂鱼人家就不挂鱼！你的网心疼，人家的网就不心疼……”

“它下的不是地方……”海柱嘟囔。

“什么地方！这么大海，就许你挂鱼，不许人家下钻网？你们家的海？”老爷子大声训斥，气呼呼的。那口气，就象是抓住了贼。海柱不吭声，将拔掉的钻网一截一截又插回原处。老爷子这才缓和下来。

“记住！下海的人不能做这种事，宁可一条鱼挂不上，也不能……”

把挂子投进海里，他们又继续前进。

“海柱，今天——回到家里——你就给王书记送螃蟹去。”

“我不去！”

“怎么？”老爷子睁大眼睛。昨晚商量好的，回家后给公社王书记送点螃蟹去。是他，今春上帮着他们村分的责任田，叫人们种了地之后下海捕鱼的。

“人家把我掘出来怎么办，报纸上说不叫请客送礼。”

“他敢！这是请客送礼吗？报纸管得着吗？”

“叫人们说咱们巴结当官的。”

“巴结？咱巴结他做什么！咱又不叫他批条子，买砖、买瓦、买木头，咱到集上去买，咱有钱，什么都有！”老爷子生气了，山羊胡子一撮一撮的。

“好，我去我去，嘻嘻……。”海柱狡黠地笑了。成心的，他这是成心报复一下。“爷爷，咱们能整上大螃蟹吗？”

“能整上！”老爷子坚决地说，“咱们换个地方。”

“对对，换个地方。咱们也过沟，整他一筐箩。”海柱高兴了，兴奋地说。“筐箩装不下就用网兜，我担着。”

“你先别高兴，说不定一只也整不上呢。”

“不可能！昨天他们过沟的人都把筐箩整满了，咱们就不行？”海柱激烈反对。

“人家是人家，咱是咱。我老了，不行啦；你还小，也指望不上……”

“怎么指望不上？我什么干不了！你也不老，还能……”海柱气呼呼地瞪着爷爷，脸色都变了。他不愿意别人把自己看成孩子，也不愿意听爷爷说自己老。

“哈哈哈……”老爷子放声大笑。

“爷爷！”

“哈哈！小滑头，再叫你气爷爷……”老爷子笑得胡子直抖动。

“哈哈……”海柱也大笑。

可是，笑着笑着，老爷子突然地“唉”了一声，长长地叹了口气，象刮过一阵寒风，脸上的肌肉僵住了。

“爷爷！”海柱象是有什么预感。

“你爸爸要是……活着，多好……咱们一起下海。”老爷子喑哑地说。

“爷爷，你又……”

儿子死去快十年了。那是个春天，老伴儿生了场大病。老爷子和儿子商量着去整几条梭子鱼——冷口梭子鱼是值钱的东西，一斤能卖一元多——从附近镇上换几贴药回来。

“今儿要变天。”老爷子对儿子说，

“变天咋的，病还得治。”

“得赶在涨潮前，别贪。”

儿子喘声喘气地嗯了一声，走了。半夜还没回来。老爷子去找……德顺说，变天的时候海水已没腰了，他俩拿不准方向，各走各的了，他说他这条命是捡来的。一个星期后才在大庄河的海滩上寻到尸体，是潮水冲上来的。从那天起，老爷子一下子老了许多，脸上一下子增加了几条皱纹，挺直的腰板佝偻下来，做活也不那么经心了，常常是捏着秧苗不知道插，看着天空发呆，自留地里冰草比麦苗还高，他还坐在墙根里晒太阳。

“我说要变天的，唉，我怎么不拦着他……”

“爷爷。”海柱不让老爷子讲这些。

爸爸死的时候他才五、六岁，爸爸什么模样都记不清了。好象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整天价匆匆地奔进奔出，难得坐下来和他说几句话。就是坐下了，也只是用粗糙的手指为他拧去过了河的鼻涕，说他脏，长大没出息……

“不说了，不说了！”老爷子抹去滚过嘴角的一滴苦涩的泪水。

天亮了！

没有太阳。从东边的大海上刮来的灰色的云遮蔽了整个天空。大海展现在面前，黄蒙蒙的，无际无边。——整个渤海湾的浅海都是这种颜色！这里是泥滩，稀泥半尺多厚，涨潮落潮。再涨再落。一天两个潮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海水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地扑向海滩又哗哗地退下来。卷起的泥沙染黄了几十里宽的浅海。再往前走几十里就变了。海水碧蓝碧蓝，蓝得发黑，老爷子多想带着孙子去看看呀！——他的多半辈子就是在那里渡过的。

海面上不时溅起水花，传来哗啦的响声。这是鱼在跳跃。——狡猾的东西，一看见前边张着的网片，就跳跃着前进。

“起挂子！起挂子！”老爷子身体里象注进了新的血液，忘记了脚脖子的伤痛，急急地跑动。

他们来到了叫作鸡爪子的海沟旁边。这里地形复杂，从大海深处延伸过来的几道沟岔象鸡爪子一样分布在海滩上。不能再走了！海面 and 别处一样，但在坦坦荡荡的海面下边，海水迅速地归向海沟，形成强大的暗流。每年，这里都要卷走几个人。

水齐胸那么深。起完挂子，他们站着吃干粮，轮流地从一個葫芦里喝水。落六涨五，下一趟海十几个小时。他们必

须半截里吃一顿干粮，给身体增加点热量。然后，老爷子从帽子里取出一个小塑料袋，倒点烟末卷颗烟吸着。

他们的脚踩在一片松软的沙滩上。这是螃蟹的食物，沙滩上到处是豌豆、米粒那么大的白色的小蛤蜊。这里离海岸二十里，在灰蒙蒙的天空和黄茫茫的海水的交界处，海岸线隐约可辨。

终于，海水停止了流动，水面齐到腰里，有的地方岗子露了出来。——十三换水，十七、十八大潮，潮水落得猛落得干。风小了，浪也小了，海水懒洋洋地波动着。这是落潮和涨潮之间短暂的平静。

“开始！”老爷子把烟头一扔，打开抢网。这是两根胳膊粗的竹竿和一张网片组成的，一头用一只长螺杆拧在一起，另一头象扇面一样张开，网片绑在中间，前沿上缀了些螺钉和铜钱。

“爷爷，我推！”海柱从老爷子手里接过抢网，把螺杆拧着的一头顶在腰里，双手握在竹竿上，将网压入海底，推着前进。他走了三、四十步远，右手捺住螺杆处，左手捏住离螺杆一米处横着绑在两根竹竿上的一根木棍，挺着肚子把网举出海面。

扇形的网里仅有两只小螃蟹。扫兴！他把网放进水里又往前走。这次他走得远一些，整整走了一百步，才起网。

“鬼螃蟹！”

他厌恶地说，啪的一声把网扔在水中，脸色很难看，气喘吁吁。

“别着急。还没涨潮呢。”老爷子说。他走过来把海柱腰上系的拴筐的绳子解下来，系在自己腰上。“我推。小螃蟹

也行呀。你总想要大的，哪有那么多呀！”

他推着走了一截，举起网。依然是两只小螃蟹。他拿抄子抄进筐箩。

“爷爷，咱们也到那边去！”

海柱望着海沟那边。那里，黄蒙蒙的海面上网起网落，人头攒动。

“不中。太远。”老爷子也往那边看了看，摇着头说。那边抢蟹的，都是年轻力壮的渔民。他们出来晚了，扛着抢网直奔蟹地，猛抢一阵，装满筐箩，一涨潮就上岸。

“咱们快点去，抢一会儿就回。爷爷，去吧……让奶奶、我娘吃个大螃蟹。”海柱央求着。

“好吧……”老爷子凝视着天空，终于动心了。

他们收起抢网急急忙忙往前奔。绕过两道海沟，来到这块海面。

“整多少啦！老爷子！”渔民们亲热地招呼。

“几条白眼！”

“爷爷，给我抄子！大螃蟹！”海柱推着抢网走了几步就欢快地叫起来，他的腿碰到松弛的网兜，感觉到了。他挺着肚子用力地把抢网举出海面，借着风的吹力吃力地竖起，等到整个网就要扣过来的时候迅速地一转方向，把网侧过去，将拧着螺杆的这一头撑在海底的沙滩上，动作迅速而准确。于是，扇面向上，网象一面旗帜竖在海面上。网前沿带起的泥沙和水花抖落下来，在海面上再溅起水花。几只大螃蟹惊慌失措地在网上爬动，有的掉下来跌在网兜里。

他接过抄子，把它们抄进筐箩。其中一只螃蟹的大爪夹住了网，怎么也不进抄子，他就举起抄子敲打。螃蟹的身体和

大爪分家了，大爪还紧紧地夹着挂在网片上。多大的螃蟹呀，象八寸的碟子那么大！等在渔铺上的小贩愿出八毛钱一斤收购！他们骑着钢管特制的自行车跑上一个通宵，在城市里可以一元八毛钱一斤卖出去。于是，人们的饭桌上就出现了赤红色的满黄螃蟹。

“飞滩啦，爷爷！”海柱推着网前进，大喊大叫。

“嗯，飞滩了！快整！”老爷子也很兴奋，拖着筐箩跟在后边。潮水从海沟里涨上来，淹没了鱼脊背一样的岗子，向着海岸涌去。蟹群向食地游来，时不时地撞在他们腿上。

“海柱，我推。你歇会儿。”

“嗯。”不到半点钟光景就整了半筐箩，海柱大口地喘息着，把网交给老爷子。但他没有休息，两只手撑在老爷子后腰上推着，助老爷子一把之力：“爷爷，咱们明天还来！”

“中，中！”老爷子顾不上说话，猛推抢网。他们的速度必须超过螃蟹游动的速度，否则，进了网的蟹还会跑掉。

就在这时，稀稀拉拉的雨点子落了下来，风也大了。海面上传来渔民们呼喊的声音：“走哇！老爷子，别贪心啦！”

海面上只能看见他们的脑瓜。

“哎！走！”老爷子高声回答，然后对海柱说：“走，不整啦！”

“再抢几网，把筐箩整满。”

“雨大了。”

“下不大。都啥季节了！”海柱从老爷子手里接过抢网，“我推！”

“快点快点，再抢几网就中！”老爷子推着海柱的脊背说。

但是，抢了几网，又抢几网，直到筐箩整满了，他们才收拾